

王丽丽 著

你 离我很远

本书讲述了一个华丽都市里几个非常女人的
非常爱情故事……

自鸣钟丛书

你离我很远

王丽丽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花山文艺出版社

• 王丽丽 著

你离我很远

自鸣钟丛书
策划：白桦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离我很远/王丽丽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自鸣钟丛书)

ISBN 7-80673-138-5

I. 你...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1661号

自鸣钟丛书

书 名: 你离我很远

著 者: 王丽丽

策 划: 白 烨

责任编辑: 侯福河

美术编辑: 宋丕胜

封面设计: 超然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桂香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yycbs@heinfo.net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石家庄市柏林路7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44 千字

印 张: 7.5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138-5/I·080

定 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yuán qǐ

缘起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演进与发展，人们的文化诉求也在丰富与提升。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许多白领、蓝领男女青年，终于拿起笔来，写看书的体验，书个人的情怀，使得非职业作家的文学写作蔚成气候。

我们手头上的这三部小说书稿，不约而同地都具有上述特征。于是，把它们汇为一套书推出，并命名为“自鸣钟”丛书，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自鸣钟”也即自动报时的钟，它与我们这套丛书的作品有着一种内在的契合，再恰当不过地表达了它的诸种韵致。

“自鸣钟”丛书，主要遴选那些偏重于人生体验和情感经历的自述与自诉类作品，兼及情感题材的非自述



性的实录性作品。作者不一定是名人大家，作品也不一定成熟老到，但一定要有个人的独到视角、独到感受与独到表达，即具有只局于作者个人的完全独创性。

扎根于生活深处的文学，来自于生活底层的作品，必然元气淋漓，生气勃勃。而这正是大多数的读者所想要看到的，也是整体的文学格局所真正需要的。我们愿以这套“自鸣钟”丛书，为非职业的文学写作者提供创作的园地和演练的舞台，也以此套丛书促进文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并与职业作家的文学创作互动互补。

白 烨

2001 年 10 月 30 日

2001/10/31



王丽丽，女，197N
年出生，著有长篇小说
《我的眼泪不会掉下
来》，《你离我很远》。



策划：白 烨

yin zi

引子

我现在越来越想拥有一个男人，一个自己的男人。

di yi zhang

第一章

小廖是我第一个要介绍的，二十七岁，来自四川，个子矮小，身瘦如柴，眼睛虽大，相貌却很平常，衣着简陋得感觉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我刚搬进去的时候，看到了小廖，一边惊讶，一边对她笑笑。她的反应有些冷淡。

没想到，我对安蚊帐一事一筹莫展时，小廖进来了，笑着问我要不要帮忙，我就对她讲了叫我棘手的事。她好像很有主意，她说可以在墙上钉几个钉子，然后用绳子一拉，就把蚊帐子支起来了。

我说，房东叫钉钉子吗？

她说，可以的，她都钉了。

我接着问她，到哪里买钉子呀？

她说，她可以陪我买。

我说，那绳子呢？

她说她那里有。

让我很发愁的一件事，就这样被她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对她依赖起来。

之后，我们见了面就笑笑，算作打招呼。

不过，每天晚上只要我看到小廖的屋子里亮着灯，我就会在她门口明知故问地说声“回来了？”尽管我不会进她的屋子，尽管我也不会请她进我的屋子，尽管即使她敲我的门进来，我也不会很热情，我总是用淡淡和心不在焉的态度把她从我的屋子里驱逐出去，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半个多月后的某一天晚上，我想大约九点半罢，我下班回来，发现客厅里黑乎乎的，刚开始我还以为没有人，但当我走进去，却发现小廖屋里的灯亮着，我正想叫一声“小廖回来了”，却发现了一个令我当时以及现在仍然感到震惊、不解的场景。

小廖屋子里的门半开着，我清楚地看到小廖的一双脚跷在靠床的一张写字台上，一双腿横在床铺的上空，屁股以上的部位躺在床铺上，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双腿是裸露着的，而且一直裸露到小腹部……她的睡裙被她搂在小腹部。

我的脚步声在她门口响起的时候，看她的样子，就好像没有响起来一样……

我在心惊肉跳中，走过小廖的屋门口。



小廖的隔壁邻居，一个姓刘的大龄男孩子，我的对门邻居，天哪，他的屋子里灯光亮着！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中，我听到对门邻居小刘开门的声音。

我的心抽紧着。好在，一下子，我又听到小刘回来关门的声音。于是，我的心又被拉回到电脑上，我开始认真地记下了刚才发生在小廖屋子里的那一幕。我很想再看看刚才我看到的，但我没有胆量再过一次她的门口，也不知道那一幕是不是还在上演。

等我完成日记上厕所时，那屋子已经关上了，它这一关上，我愈加好奇，而且这好奇有些控制不住了。我很想叫她但又没有胆量，在这一犹豫之中，就走过了她的门口。但又有些不甘心。就在我把自己刚关进自己屋子里时，我就又开了门，在我的门口叫了一声“小廖”。

我听到一个很疲惫的声音应了一声，之后就没有声音了。我只觉得压抑，不知道说什么好，但什么也不说就更压抑，于是我又问了句“回来了？”那边还是没有精神地说了一声“嗯”，之后又是沉默。死亡一般的沉默。这一次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正想抽身躲进屋里，那边传来似欢迎却是拒绝的声音：“有什么事吗？”

我忙说：“没有，看看你回来没有。”之后很有些尴尬地赶紧把自己关进屋子里。

第二天傍晚时分，我听到小廖回来的声音，心里面

就又有些抽紧，但因为当时正在写日记，也就没搭理她，尽管心里面想同她说说话，或者只是看她一眼。七点半光景，当我要出去跑步时，看到她屋子里黑黑的，但门大敞着，我叫了一声“小廖”，我听到她的声音从黑暗的屋子里面传出来，就很有些为她担心。

住在这套房子里来的人，谁也不知道谁的底细，谁也不清楚谁的为人，大家只要把钱交到房东手里，就可以搬到这套房子里住。

我于是对小廖说：“你不关门睡觉呀？”

小廖说，她只是先躺一下。

我想说你这样子不防备别人怎么行呢，又一时开不了口，站了一下，走了。

等到我回来，她的门关上了，门缝里偷偷地溜出了一些灯光。我很想问问那灯光，可惜它又不会说话。

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吃饭，心里面也空荡荡的。就在这时，小廖推开门进来了，与我说了两句话之后，我就不放她走了，我非要她坐在客厅里陪我说一会儿话不可，她也没有拒绝。

小廖说着说着，我们就有了共鸣，我们越说心里的距离越近，当她说到她父母是老师的时候，我差不多要欢呼起来了，我父母也是老师，我自小就受到极其严格的教育，这种严格的教育，带有相当程度的保守性。

小廖对我直言她还是个处女。

她说她的男朋友伤透了她的心，她今天之所以还没有交到男朋友，都是那个男孩子害的。



我说：“既然这个男孩子在你的心里面挥之不去，那你为什么与他分手呢？”

她说因为一些误会。

我说既然是误会，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

小廖说，就是因为误会才解释不清楚，当时大家都太不冷静，双方都爱得太深了。

小廖接着说：“我失恋的那段日子，我妈妈整天陪着我，惟恐我出了什么意外。那时我真的想去死。”

我说：“现在还会为了他、为爱去死吗？”

小廖说：“都过去两年了，现在我对他只有恨，那爱早就没有了。”

我说：“四条腿的男人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遍地都是呀，你还怕找不到男人咋的？”

小廖说：“他给我留下的心灵创伤太深了，让我很难再交到男朋友。”

我说：“那你就再也没有过男朋友？”

小廖说：“有过。在 S 城交过一个男朋友。但没有交往多长时间。”

我说：“为什么呢？”

小廖说：“那个男孩子总是让我感觉到，他根本不在乎你，他只想和你上床。”

我说：“你怎么知道呢？”

小廖说：“我可以感觉得到嘛。我有时候很想对他说话，但他根本听不进去。他根本不感兴趣，他只对你的身体感兴趣。你知道，我们是老师家庭出身的，不

是那种随随便便的人。”

我忽然想问她一个问题，但我怕她不高兴，所以，我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小廖说：“什么问题呀？”

我继续红着脸说：“我认为这个问题没什么，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冒犯你，你要是不高兴的话，可以不回答，但要是回答的话，就必须说实话。”

意外地，小廖温和地说：“你问吧。”

我停了一下说：“有没有男孩子吻过你？”

她有些害羞，却是很干脆很响亮地说：“有。”

我说：“你第一个男朋友吗？”

她说：“不是。第一个男朋友和我之间，从来没有过这些，我们只拉拉手。我的第一个吻，是在S城交的那个男孩子给我的。”

她接着滔滔不绝地说：“那天我们一起去了图书馆，回来时已有些晚了，天还下着雨，他坚持送我回来，到楼下时，他坚持到我房里坐坐，我又不好意思拒绝他，人家冒雨送我回来，我怎么好意思不让人家进屋子里避会儿雨呢？到屋子里之后，刚开始，我们都坐在床上。刚说了一会儿话，忽然没电了，他就亲了我，我把他推开了。”

我专注地听着，她说到那人趁着黑亲了她一口时，脸上泛起了红晕，这红晕让她刹那间非常地美丽。



我问她：“他亲了你什么地方？是唇还是面颊？”

小廖皱起了眉头，看样子非常反感，而且嘴里发出一些含糊的字。

我尴尬起来，同时，有些不服气地说：“这有什么吗？人家老外甚至连‘你有没有跟他（她）上床？’这样的话，都问得出来呢，我真的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

说到这里时，我看到她要生气了，就说：“算了，要是你不高兴，我对你说 sorry，把那个问题收回来。”

小廖这才不噘嘴巴。她接着对我说：“男人珍惜你的时候，是不会轻易碰你的。我第一个男朋友爱我的时候，从来不动我一指头，后来我们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闹得不开心了，他才想冒犯我。”

我说：“他怎么冒犯你的？”

小廖说：“那次，我同他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已经闹得不开心了，那晚上，天非常热，我就说热，把外衣给脱了，他就说，‘你把衣服脱光才好看呢。’接着他要我跟他睡觉。我就不同意，说等到结了婚才睡。他就说，‘你不是想和我结婚吗？好，咱们今晚上睡一觉，明天就去领结婚证。’我就说，‘干吗不领了结婚证再睡呢？’我们因为这事又闹翻了。”

我傻傻地问：“你怎么知道他要和你睡觉？也许你领会错了呢。”

小廖说：“他亲口对我说的。”

我说：“他就这样直白地对你说‘我想和你睡觉’

呀？那，那怎么说得出口呢？”

小廖说：“那怎么说不出口。”

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他睡呢？他不是说了嘛，‘明天就去领结婚证’。”

小廖鼻子一哼说：“他这是不尊重我。我对他多好呀，他对我也好，我都说过了，他非常珍惜我，从来不舍得碰我。现在闹矛盾了，他这样对我说，我受得了吗？”

我说：“你们究竟什么样的误会呀，搞得把那么好的姻缘拆散了？”

小廖不愿意谈。我也就没有逼她。

小廖说：“我在S城交的这个男朋友，能够帮我暂时把我的初恋情人忘掉。”

我说：“S城的这个男朋友，为什么又分手呢？”

小廖说：“他想搬到我这里来住，被我拒绝了，从此之后，他与我远了。”

说到这里时，小廖忽然带着满腔的仇恨说：“都怪我第一个男朋友，我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全是他害的我。”

小廖的样子很是狠毒：“我会恨他一辈子的。我的今天全都是他造成的。”

我有些不明白，说：“怎么会是他造成的呢？是你自己放不下他，而且你又没有失身于他，根本上谈不上受骗。”

“但他给我的是心灵上的创伤，这创伤是无法弥补



的。”

小廖说着，忽然问我：“你有没有刻骨铭心地爱过一个人？”

我想了想，再想了想，我究竟有没有刻骨铭心地爱过一个人呢？上大学时，曾经有一个男孩子在与我分别时哭泣了，当这个男孩子很不忍心地上了车，当这个男孩子在车上把头伸出车窗外一边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一边叫着我的名字，当载着那个男孩子的公共汽车，把他从我的视线中越拉越远，直到消逝得无影无踪时，我清楚地记得，我趴在我最要好的一个女同学肩上，失声痛哭起来……我与他之间算不算刻骨铭心地爱过？

除了这个男孩子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男孩子曾经与我有过感情的瓜葛，这个男孩子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曾经用心爱了我四年时间。他的爱像妈妈的爱一样，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正当我下定决心，只要他说“嫁给我”，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他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

我忽然发现他与另外一个女孩子打得火热，我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简直是伤透了心。我曾经把这个爱情故事编成别人的爱情故事很激动地讲给妈妈听，没想到，妈妈很平淡地说，男人们都是这个样子。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莫名其妙地、不清不楚地、不怎么痛苦但还是有些淡淡哀伤地失恋了。也许根本谈不上失恋，我们根本没有碰过对方的手，也没有正式约会过，有的只是眼底里的深情和火焰，以及行动上的默

默的关照，不图任何回报的关照。

他是一个对我影响很深的男孩子，特别是爱情观。在以后的异性交往之中，我后来才明白，我总是不自觉地把与我交往的男孩子与他比，我总是说现在的男孩子追起女孩子没有耐心，不够诚意，急功近利。我义无反顾地来S城，简直可以说他的功劳不小，他让我在爱情方面，无牵无挂地走了。

我沉思了半天，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不是刻骨铭心地爱过，那些爱算不算刻骨铭心。

于是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最起码我的爱不是那种你死我活地、惊天动地的爱吧。”

小廖就说：“你没有很深地爱过一个人，也没有很深地被一个人爱过，你当然不知道里面的酸甜苦辣。我是深深地爱过一个人，也曾被所爱的人深深地爱过，最终我们没有相互得到，你知道那苦痛吗？哎，你没有经历过，跟你说也是白说。”

她这样一说，我可是真的觉得自己可怜了。

小廖又开始絮絮叨叨地讲起这两个走近她的男人，又把刚才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甚至不惜说第三遍第四遍……

她反复地对我说她还是个处女。

刹那间，我莫名其妙地生出可怜她的情绪，但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我也听厌了她的故事，而且，刹那间，我有一股莫名的冲动，我想让她伺候我，爱抚我。